

铁原阻击战： 临危受命 力挽狂澜

■李 明

1951年4月22日，为粉碎“联合国军”以正面进攻配合侧后登陆，在朝鲜“蜂腰部位”建立新防线的企图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。随着战役的深入，我军后勤补给不足的问题愈发明显。在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，敌军趁我军主力向后方转移准备休整时，集中兵力向涟川、铁原一线进行反扑。

此时，铁原城内我军后方机关和物资正在撤离，前线下来的部队也需要补给，重建防线。而铁原以北一马平川，如果“联合国军”抢先夺取铁原，我军就会陷入无险可守的被动局面。危急关头，志愿军司令部电令距铁原最近的第63军，在文岩里、朔宁、铁原之间积极防御，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阻止敌人进攻，掩护兵团主力和伤员转移。5月27日，第63军军长傅崇碧接到了“死守铁原”的紧急命令，临危受命的第63军迅速投入铁原阻击战。

因敌施策，分散阻击。在接到命令后的第一时间里，第63军立即部署兵力，制订防御计划，将3个师按品字形分布，前方以第187师为右翼防御师，负责玉女峰以东、涟川至铁原铁路、公路（含）以西地域的防御，以防止敌军从中央突破；以第189师为左翼防御师，在涟铁公路（不含）以东、汉滩川以西地域，依托有利地形，坚决阻敌北进。后方以第188师为预备队，在铁原以西的灵洞、驿谷川、揪屯里地域集结待命，并以1个营为反空降预备队，准备歼灭在铁原、大马里地域的空降之敌。另外，配属给第63军的第65军第194师，在玉女峰、内洞、朔宁、下浦地域组织防御。由于涟川、铁原一线丘陵起伏，只有几条交通线，敌军要想突破，必先打通道路，因此，此次阻击战的关键是守住交通线的周边要点。

5月28日，战役打响后，“联合国军”不断增兵反扑。傅崇碧清楚，以我方缺粮少弹的疲敝之师对阵锐气正盛的机械化强敌，几无胜算。想顶住敌人，必须“打疼”对手。经研究发现，吸取前四次战役失败教训的美军主力，在行军过程中不敢暴露侧翼和后方，每到一处，必须将周围的敌方阵地清除干净才继续前进。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李奇微将这种作战方式比喻为“美式橄榄球”，认为只有“形成一条线向前进攻”，才不会给对手留下可乘之机。然而，李奇微的谨小慎



守卫在铁原地区的志愿军阻击来犯之敌。

微，却给我军提供了机会。傅崇碧决定用一块块分散阵地，拖垮美军的进攻节奏。他将第189师分成200多个单位，死守200多个要点，这意味着敌人不把这200多根“钉子”逐个拔起，就不敢放胆前进。

第189师开始了连自为战、排自为战的“天女散花”式的阻击。美军试图从正面集中万余兵力发起集团冲锋，也尝试将数十辆坦克排成横阵发动“墙式进攻”，还妄图用猛烈的空地火力大量杀伤我有生力量，摧毁我战斗精神。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，我军即便硬自为战，甚至人自为战，官兵们都在不屈不挠地顽强抵抗，用鲜血和生命践行“人在阵地在”的铮铮誓言。不断“拔钉子”的美军部队虽然凭借压倒性优势，暂时占领我军部分阵地，但不可避免地被拖慢了进攻速度。美军第24师少校罗伯特说：“我们仿佛陷入一个无法发力的陆地沼泽，总觉得找不到要打的目标，却又发现目标到处都是……”

反抗结合，迟滞对手。6月3日拂晓，美军第25师主力加入战斗，对第189师发起轮番攻击。随着敌军火力不断加强，第189师战斗减员严重。战至中午，第189师所有营连已不成建制，只得奉命将阵地移交给预备队第188师。6月4日晨，第188师第563团进入高台山地，尚未架好通信线路，敌已蜂拥而至。前锋是美军“王牌师”——骑兵第1师，其主攻方向是第188师指

挥所前沿的两个高地。这两个高地一旦被突破，将直接威胁我军后方指挥所安全。

第563团急命第1连2排和第8连分别死守两处。第8连连长郭恩志指挥战士们战壕里严阵以待，当美军进至二三十米时，突然用火药猛攻将其打乱，而后以小分队乘势反击，美军顿时方寸大乱，狼狈撤退。第8连用此方法多次粉碎敌人的进攻。6月5日，美军在坦克、飞机的掩护下再次猛攻第8连阵地。敌人三面围攻，不断增兵发动数次进攻，并发射上千发炮弹使我军工事尽毁，但在我军反击下，美军仍无法攻上阵地。战至当晚9时，第8连仅剩不到50人。与此同时，第1连2排防守的高地上仅剩12人。6月6日，敌军合围第8连，郭恩志带领最后一批战士，在第1连2排的掩护下杀出重围，转移到新的阻击阵地。之后，第1连2排剩下的8名战士在副排长李炳群率领下越战越勇，直至弹药用尽。陷入四面包围的8名勇士，在敌军再次涌上阵地时，高呼“胜利属于我们！祖国万岁！”纵身跳下悬崖。

“水淹七军”，阻敌穿插。“联合国军”在铁原方向推进迟缓，美军试图用“机甲部队”绕道迂回，从铁原东南的87号公路直插志愿军后方。标高279.5米的外加小孤山，是铁原东南的唯一屏障，也是我阻击部队遏制美军快速穿插的最后一线屏障。6月9日下午，第188师第

564团派出其战斗力最强的一个连队，第5连的2个排70余人坚守外加小孤山，这是第564团在该阻击点投入的全部兵力。团长曹步燧亲自上阵部署。内外加地区北侧不到100米处有个水库，炸开这座公路旁的水库能有效迟滞机械化部队，但执行阻击任务的第5连必会被困山上。炸还是不炸？团长非常纠结。为完成任务，第5连官兵毅然决定，自断退路炸开水库。

6月10日晨，美军10余辆坦克沿公路向铁原北部疾进，经过内外加小孤山时，随着一声巨响，水库被炸开，十余辆坦克瞬间陷入滚滚洪流。第564团“水淹七军”令敌恼羞成怒。“范弗里特弹药量”再度上演，美军飞机重炮狂轰滥炸，掩护地面部队猛攻。第564团前身是冀中平原抗日游击队，很多战士都是地道战老手，面对强敌的野蛮进攻毫不畏惧，用双手挖出的战壕和简陋的武器与敌展开殊死搏杀。半天过去，敌“机甲部队”始终未能前进半步。战至下午，我方工事全部被毁，子弹、手榴弹也已用尽，官兵们用从敌人尸体上搜集来的弹药又打退敌一次进攻。下午2时，趁敌攻击间隙，第5连连长向曹步燧电话报告。这通电话成为第5连官兵在内外加小孤山的最后声音。此后，第5连与团指挥所彻底失联……一支得不到任何命令的孤军，在“死地”殊死奋战，让原以为不到一小时就能直捣志愿军大本营的美机动部队，在一个200多米高的小山包前被迟滞了整整一天。防守阵地的志愿军官兵虽然全部牺牲，但完成了迟滞敌人进攻的作战任务。

第63军的浴血苦战，为全军组织防御赢得了时间。6月11日，当敌军进入铁原时，发现铁原北部出现了一道稳固的新防线，李奇微大失所望，命令部队就地转入防御。12日，第63军胜利完成阻击任务，于19时30分奉兵团命令转向伊川地区休整。

此次艰苦阻击战，第63军在朝鲜战局可能发生颠覆性变化的紧要关头，临危受命，力挽狂澜，胜利完成阻击任务，将“联合国军”阻止在三八线南北地区。

史说新语

秦魏前两次河西之战

■于涌泉

战国时期，秦魏两国为争夺河西（今山西、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），先后展开5次大规模战争。前两次河西之战，秦国均战胜秦国，夺取并控制秦国东部的河西要地，对秦国构成巨大威胁。此后，秦国变法图强，为收复河西要地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。

少梁筑城，稳扎稳打

三家分晋后，魏氏建立诸侯国，建都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）。魏氏西边是一河之隔的秦国，北边是赵氏，东边是韩氏，南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是秦、楚、郑国拉锯争夺的陕地（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、陕县和灵宝市附近地区）。在被诸侯国紧紧包围情况下，魏国首先要做到的是自强、不被其他诸侯国吞并，然后是打破封锁、向外扩张。为此，深具忧患意识的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，使国家日益富强。渐渐地，魏国不满于此，想向西扩张国土，于是将目标锁定秦国东部的河西地区。

魏国要进攻河西，必先渡过黄河。这意味着魏国在粮草、物资的补给上将面临巨大困难。魏国没有贸然出兵，而是选择在黄河以西的少梁（今陕西韩城南）修筑城池，建立巩固的前进基地，以便屯兵积粮进攻秦国。发觉魏国意图的秦国，随即发兵进攻少梁。两军在少梁交战，魏军击败秦军后，继续筑城备战。在经过充分准备后，魏军于公元前413年向河西秦军进攻，此为第一次河西之战。

魏军先是在郑地（今陕西华县西南）大败秦军，之后攻克繁庞（今陕西韩城东南），驱其民而占其地。之后，魏军攻克临晋（今陕西大荔东）、元里（今陕西澄城南）并筑城。公元前409年，魏军再次伐秦，一直打到郃阳（今陕西华州东），攻克河西之地的雒阴（今陕西大荔南）、合阳（今陕

西合阳东南）两城邑，并筑城屯兵驻守。至此，魏国全部占据原属秦国的河西之地，并在此设立西河郡，以吴起为西河郡守，秦国被迫退守洛水一带。

训练武卒，以少胜多

魏国攻克秦国河西之地后，得到进一步攻势甚至灭秦的跳板，严重威胁秦国的安全。经过数年准备，秦国开始进攻魏国，试图夺回河西要地。公元前389年，秦国调集50万大军进攻河西重镇阴晋（今陕西华阴东南），秦魏第二次河西之战就此爆发。此战，魏西河郡守吴起率领5万魏军迎战，尽管兵力处于劣势，但魏军在战斗中迸发出强大战斗力，最终以少胜多击败秦军，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。魏国之所以能取得这样一场辉煌的胜利，源于吴起训练出的一支强大军队——魏武卒。

吴起担任西河郡守后，为加强魏国在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，开始着力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，即魏武卒。对于魏武卒，吴起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标准。据《荀子·议兵》记载，魏武卒能够“衣三属之甲，操十二石之弩，负服矢五十个，置戈其上，冠胄带剑，赢三日之粮，日中趋百里”。对比春秋时期军队日行30里（一舍）的行军标准，魏武卒的机动性大大增强，这对于士兵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。同时吴起十分重视军队日常训练，“一人学战，教成十人；十人学战，教成百人”。结合魏武卒的日常装备可知，魏武卒士兵都是全能战士：既能远程发射弓箭，又可持戈列阵团战，还能用剑近身肉搏。

除军队日常训练外，吴起重视军纪，强调令行禁止、严明赏罚。对违反军令者予以严惩，对于有功者，吴起则给予重赏。在庆功宴会上，他使立功者坐前

排，用金银等贵重餐具盛装丰盛美味；立次功者坐中排，餐具饮食标准适当降低；无功者坐后排，只有普通饮食。此外，吴起还专门赏赐有功者亲属并抚恤阵亡者家属，以此激励士兵奋勇杀敌。另外，吴起关爱士卒，能与士兵同甘共苦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吴起在行军时“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。卧不设席，行不骑乘，亲裹赢粮，与士卒分劳苦”。《孙子兵法》指出：“视卒如婴儿，故可与之赴深溪；视卒如爱子，故可与之俱死”。吴起这一系列做法，激励了士兵在战场上以死效命，使魏武卒成为“投之所往，天下莫当”的虎狼之师。

时移世易，战争演变

秦魏前两次河西之战，还反映出在时代变迁背景下战争形态的变化。一方面，步兵在战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春秋时期的战争以车战为主，但随着时代发展和战争地域的扩大，车战的弊端日益显现，一旦遇到崎岖的山地、泥泞的沼泽或险要的关隘，战车的作用便无从发挥，而步兵具有较高的机动性、灵活性。从春秋后期开始，步兵的重要性不断提升。魏国先祖魏舒在与山戎作战时，便为适应山地地形而放弃车战，改用步兵，利用魏舒方阵取得战争胜利。吴起所训练的魏武卒，也属于重装步兵。此外，为配合步兵，魏国在武器方面也有所改进。当时，魏军所用长戟达二丈四尺，短戟也有一丈二尺，可以有效增加步兵方阵的杀伤力。吴起凭借这支强大的军队，创造了“大战七十六，全胜六十四，

余则钧解”的骄人战绩。此后，步兵不再是战车的附属，而是成为各国主要作战力量。

另一方面，各国军队构成也发生显著变化。春秋时期，各国军队具有兵农合一的特点，战时为兵，平时务农。吴起的魏武卒推行了募兵制，对于入选者，魏国不仅免除其徭役租税，还赏赐田宅，使之免除后顾之忧，专心备战。因此，魏武卒在性质上已属于国家常备军。吴起以斩获敌军作为奖励条件，“若年不得车，骑不得骑，徒不得徒，虽破敌皆无功”，这也反映出作战理念的变化。此后，春秋时期的君子之战不复存在，战争越来越呈现出“杀人盈城”“杀人盈野”的景象。

相关链接

魏舒方阵

春秋晚期，晋国出兵攻打山戎，大夫魏舒为适应山地的环境，采取了放弃战车采用步兵的方式进行作战。魏舒将5辆战车上的15人编为3个5人队，又将若干5人队与原有步兵混合，结成战斗阵形，将车战时由两、伍、专、偏组成的阵形，改为由前、后、左、右、角、前拒组成的步兵方阵。魏舒方阵的出现，代表车战向步兵的过渡。此后，步兵日益成为战场的主角，步兵阵形的排布也成为后世兵家钻研的重要内容。

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

军旗，既是领军的旗帜，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象征。从秋收起义打出的第一面军旗到解放军“八一”军旗的冉冉升起，我军军旗迎风招展，见证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，披荆斩棘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征程。

工农革命军军旗

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时，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左派，起义部队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，并使用国民革命军陆军旗帜，同时起到掩护部队的作用。

1927年9月至10月底，广东海陆丰等地农民在彭湃等共产党员领导下，在海丰、陆丰及附近地区举行武装起义，参加起义的海丰县赤卫军打出了自己的军旗。同月，经过周密商议后，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秋收起义，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帜，而是由刚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设计制作军旗。因没有现成样板，经过反复研究，设计出带有镰刀、斧头、五角星的红色军旗。旗帜的红色象征革命；旗中央为白色五角星，代表中国共产党；五角星内有黑色镰刀、斧头，分别代表农民和工人；旗面靠旗杆一侧缝有一条白布，上面用黑布缝写着繁体的“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”字样。全旗的含义为工农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。我军历史上第一面军旗就此诞生。

工农红军军旗

1928年5月25日，中共中央颁布《军事工作大纲》，指示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，可正式定名为红军，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。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后，中央军委为尽快统一军旗样式和尺寸，于1930年4月发出《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通知》，规定：“各级军旗一律用五星红旗，星内排列镰刀斧头之国际徽，旗用大红色旗；中央为五星，五星为白色；为镰刀、斧头交叉排列，镰刀斧头用黑色；旗之右边镶白布长条书写番号，旗须用大红色。”同时，旗帜上标有“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”字样。5月，中共中央在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颁布《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》，再次明确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式样，为崭新旗帜的诞生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1931年3月18日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《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》（以下简称《式样》），对军旗的旗式作了新规定，并下发了军旗的图式，可以说是对军旗作出较大调整。为区别部队属性，《式样》还规定以旗须的着色来代表不同军种：红色代表步兵，黄色代表骑兵，黑色代表炮兵，白色代表工兵，蓝色代表辎重兵，绿色代表医护兵。此外，《式样》还规定了地方武装的旗式，这在我军历史上属首次。

1934年2月1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国徽、国旗及军旗的决定。军旗方面，主要是对先前的样式进行简化，去掉各种颜色的旗须，并统一为一种尺寸军旗，规定军旗“中为黄色交叉的镰刀与锤子，右角上有黄色的五角星”。这款军旗，也是中国工农红军从土地革命中后期到长征结束所使用的军旗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“八一”军旗

1936年2月至5月，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，红一方面军以“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”的名义，在毛泽东、彭德怀的领导下，发起了东征战役，其间打出过抗日先锋军的旗帜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国共需将抵御外敌放在首位，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决定统一使用国民革命军军旗、帽徽和服装，不再使用工农红军军旗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，国民党军旗不可能成为人民军队的军旗。红旗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军旗，各大战场都插上了解放军的红旗。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

军旗永随党旗飘

■林业茂 郭大壮

人民军队军旗的历史沿革

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，中共中央也提出要设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。

1948年2月21日，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电，征求对设计军旗、军徽、帽花和臂章的意见。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，总共征集到500余种军旗设计样式。面对各式各样的应征图案，设计小组遴选出30件“样旗”，送交中央领导同志审定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看后，均认可军旗用红底、旗上有五角星的设计，指示可按这个思路设计军旗；军旗上要有“八一”两字，表示南昌起义是建军的日子。

1949年5月27日，毛泽东和中央、军委各部门的领导审定了“八一”军旗的标准样旗。5月30日，周恩来致电各野战军、各军区司令员、政治委员，并各该军政首长，兹颁发军委制定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七份，请即点收，并请各野战军、各军区遵照制发各所属部队，并定于六月十五日全军正式开始使用。

从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军旗，到人民解放军的“八一”军旗，历时22年。“八一”军旗的诞生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。从此以后，军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象征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种军旗

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军在外事活动中一直使用“八一”军旗。改革开放后，随着我军与外交交往的增多，军事外交层级的扩大与深入，尤其是在接待外军军种领导人的司礼过程中，使用“八一”军旗显得规格偏高，需要制定相对应的军种军旗来解决适应军事外交发展的客观需要。

1992年9月5日，中央军委发布命令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执行司礼任务时使用的陆军、海军、空军军旗样式。陆军、海军、空军军旗旗幅的上半部（占旗面的八分之五）均保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基本样式，下半部（旗面的八分之三）区分军种：陆军为草绿色；海军为蓝白条相间；空军为天蓝色。命令还规定自1992年10月1日起，中国陆、海、空军军种仪仗队在单独执行司礼任务时，分别使用本军种军旗。2015年12月31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正式成立，中央军委授予火箭军军旗。自此，我军军旗体系发展走向了完备。



一九二七年九月，秋收起义部队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军旗，是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。